

神奇傳真

《惡鬼搶婚》寒如霜 / 著



神奇傳真

《惡鬼搶婚》

寒如霜 / 著



大展出版社 印行

目

錄

惡鬼搶婚陽間胡鬧·····	三
被姦的女鬼兇巴巴·····	二九
女冤鬼託夢來伸冤·····	六六
女鬼尋夫託魚贈金·····	九〇
被燒的女鬼生小孩·····	一四四
女鬼獻計撮合良緣·····	一六六

惡鬼搶婚陽間胡鬧

花花公子圖染女工

惡鬼一鬧促成好事

來到紡織廠大門旁的一條巷子。

他握住她的手，順手一拉，將她擁在懷裡，低下去吻她，但她的頭左右擺動，迴避著。她用力推開他，說道：

「阿水！不可以對我無禮。」

「讓我親一下嘛！」他上前要去抱她，但她很快向後退了二步，他撲個空。

「我回宿舍了，再見！」

玉芳說完，飛快地跑進紡織廠內。

阿水搖搖頭，望著她的背影自語著：

「總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把妳弄到手不可……」

他——林木水，是埔心鎮一家鐵工廠的小開，家裡有的是錢，却是個風流公子，因為是獨子，所以對於他在外的所作所爲，父母很少過問，但他並未爲非作歹，只是對於在與異性交往上用情不專。

與他交往的女孩，往往都在他的花言巧語下被騙失身，沒多久就被他拋棄了。

他認識王玉芳，是有一天她在紡織廠對面的小吃店吃麵時，她不小心弄翻了桌上的餛飩湯，而潑濺了他的衣服，在一聲對不起下，倆人成了朋友。

王玉芳是這家紡織廠的一名領班，家境清寒，她知道林木水的家庭背景，不可存有非份之想，更在了解他的爲人後，與他始終保持一段距離，免得自己步入其他女孩子的後塵。

回到家的林木水帶著滿足、愉快地心情入睡。

可是——剛入夢鄉不久。

他覺得喉頭緊縮、呼吸困難，他掙扎著，睜開雙眼，黑暗的臥室內，一個人影站在床前，正用雙手扼住他的脖子。

漸漸地，他感到頭暈眼花。

扼住他脖子的手是冰涼的，雖然他大力的拉開它，但那雙手有如鐵鈎，緊緊鈎住著，使他無法反抗。

在暈迷中，他看出這是個男人，年紀很輕，但是那面孔使他顫慄，更使他絕望，而慢慢地失去了抵抗力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林木才悠悠醒來。

忽然他想起了剛才的一幕，雙手摸著咽喉，睜大眼睛看著四周，在他的腦中飛快地閃過那可怖的臉。

那人是他小學的同學，住在中壢，也是一位富家子。

可是他——方中一却在一星期前，騎著摩托車衝上安全島死了。

想到此，阿水突然蜷著身子，直發抖，他再次蒙上頭。

絕對錯不了——是他，雖然臥室燈光極暗，但因為那影子伏身扼住他的脖子時，雙方面孔極近，他看得很清楚，那是方中一的面孔。

方中一生前的面貌雖不英俊，但却也不差。

但是剛才看到的面孔，却是浮腫、青灰而僵硬。

「他爲什麼要害我？我和他並沒有仇恨……」

「爲什麼他的幽魂要找我呢？……」

這天下半夜，他再也睡不着，滿腦子的疑問，似乎無法解開。

次日——

王玉芳仍然在工廠內加夜班。

「王領班！妳的電話……」陳主任進來對她說。

她來到電話機旁，拿起電話。

「喂！我是……你是？哦！是小方啊！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想約妳出來聊聊。」

「不行！我現在不能出去。」

「怎麼？加夜班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……」

「小方，好久不見了，你在那裡？」

「在妳們工廠對面的公用電話亭。」

「哦，我還以為你在家裡哩。」

「怎麼？出不來？我在老地方等妳。」

「好吧！我試試看，不過，如果半個小時後我還沒有去，那就是無法抽身了。」

「好的！就這麼決定吧！」

卡察一聲，電話掛斷了。

她走到主任面前，怯怯地說：

「主任！我有點事想請假。」

「有什麼事？」主任笑笑地問。

「我媽媽的病……」

主任以為病人危急了，他本就知道王玉芳的母親生了怪病，躺在床上半年多了。爲了醫治母親的病，她經常加夜班，可是所賺的錢都被父親花去了。

原來她的父親是個賭鬼。

主任特准了她的假。

她來到了工廠後面的一個小山坡大樹下。

「小方！小方！……」在快到大樹下時她叫著。

沒有人應聲，她走近時，原來他是坐在樹底下，頭靠著樹幹。

「小方，有什麼事嗎？」她坐在他旁邊。

「沒什麼！只想跟妳聊聊。」

「你知道我出來很不容易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我不會讓妳白跑的。」

「你這是什麼話？小方！」

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

「我對你可不像一般的男朋友。」

「這個我知道，我很感激！」

「到底有什麼事？」

「妳媽媽的病……」

「唉！別提了！」

「爲什麼不送去醫院呢？」

「唉！」她嘆了一口氣。

「爲了錢？」

「你也知道，我一個月的薪水不多，偏偏又被我爸爸拿出去賭了！」

「爲什麼要交給他？」

「每個月領薪水之日，他就到工廠來等了，拿去了三分之二，剩下三分之一要生活，那有多餘的……」

「我看這樣吧！我借筆錢給妳，儘快把令堂送醫院醫治，否則遲了可沒有救了。」

「小方，這怎麼可以？」

「妳不必跟我客氣。」他從上衣口袋內拿出存摺交給她說：

「這兒有兩萬塊錢，妳拿去吧！」

「小方！我……我不能……」

「不要再推辭了，我是借給妳的，有了再還我。」

「可是目前這情況，我要到那一天才能還給你呢？」

「那一天有錢就那一天還我好了。」他說著站起來：

「玉芳，我還有點事，要回去了。」

小方的個性就是這樣。

這使她感覺到，今夜約她出來，就是給她錢。

她的自尊心很強，她站著不動，但他已移動腳步，剛走了一步，他又回過頭來說：

「有一件事妳要牢記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不要太接近一個人。」

「什麼人？」

「林木水。」

「哦！他——」

「是的，他是個摧花郎！小心點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她以爲他會送她回到工廠，但沒有，他已走遠了。

「真是個莫名其妙的人！還好，我了解他，否則我會被他這種傲慢氣死的……」

她跟在後面，回到了工廠。

第二天上午，他到中壩去提款，把她的母親送到了中壩的醫院。

從醫院出來已是天黑了。

剛走沒多久，她碰到了林木水。

他請她吃晚飯。

本來她不想去的，可是他一直邀請著，又不便在街上拉拉扯扯的。

她以爲只是吃吃飯，沒有什麼問題的，所以她跟著他到了飯店。

林木水叫了五個菜及一瓶紹興酒。

「玉芳，妳早就該把令堂送醫院的。」

「是的，只是手頭不方便。」

「現在方便了？」

「向朋友借的。」

「哦！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？」

「是男朋友。」

「爲什麼你不向我說呢？」

「是他自動借我的，我又沒有向他開口。」

「借妳多少？」

「兩萬。」

「真大方！」林木水酸溜溜地說。

「是位富商吧？」

「錯了！」

「年輕的。」

「嗯！年紀和你差不多。」她說。

「哦！少年人！他姓什麼？」

「我說出他的姓你就知道的，」王玉芳低聲說：「他姓方。」

「什麼？小……小方？……」他吃了一驚，笑著說道：

「妳真會說笑話，來！我們乾一杯吧！」

「我不會喝酒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，喝一點就好了。」

「只一小杯！」

「好！只喝一小杯！」

就那麼一杯，王玉芳醉倒了。

他扶著她上了樓上的客房部。

此時已是晚上七點半了。

林木水想佔有王玉芳，已經有兩個多月了。

他就是那種個性，想染指的，就不擇手段的去得到她。

上了三樓，女服務生開了房間，望了望醉倒的王玉芳，她爲她感到悲哀。

「女中！」他叫著，從口袋拿出了二百元給她說道：

「這是償妳的，任何人找我都不要叫我！」

「是的！謝謝你！」女服務生說著，把房門關上。

林木水十分慶幸。

今天能夠很巧的在街上遇到王玉芳，就像一個獵人無意中遇上獵物一樣，一箭就命中了他。他把王玉芳放在床上，把門扣上，上面的插栓也栓上了。

這隻狼高高興興地來到床上，伸手去解她的衣褲，把她的外衣褲都已脫去。

他似乎已經嗅到了獵獲物的肉香了。

接著，又脫去她的奶罩及三角褲。

呈現在他眼前的可人兒，白嫩嫩的肌膚、高聳的雙峯，還有那個妙處！使他不禁嚥下口水，他的眼珠子紅了。

他快速的脫光自己的衣服。

他伸出了狼爪，在她身上撫摸著，當他的手觸到那塊妙地時，他全身血液沸騰，已不能再克制了，他移開她的雙腿，把自己全身壓在她身上。

正要接觸這隻獵物時，他聽到有人咳嗽的聲音。

這不大可能，門鎖的好好的。

除了是預先躲在屋內。

他站了起來叫了一聲。

「誰？」

「玉芳！玉芳……快醒醒！快……醒醒……」

林木水以爲是女服務生，但一聽這口音，却是個男人的聲音。

「玉芳……玉芳……」又再次傳來叫喚聲。

王玉芳似乎被叫醒了，她全身開始蠕動著。

這下子使林木水十分驚異，因爲他使用日本的好麻醉藥，能足足使人睡上一個小時以上，但此時才不過十五分鐘。

「玉芳！快點醒來！玉芳……」聲音又傳來。

林木水色慾激增，不管那聲音了，他抬起玉芳雙腿，就要動手。

但是——

突然！

有兩隻手又担住他的脖子。

如同上次在睡夢中一樣，那雙手僵冷如冰，馬上就要斷氣。

也在那一剎那——

他想起了那叫喚的聲音是方中一。

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，他的色慾急退下來，全身發抖，不支倒在地毯上。

這時，王玉芳醒了過來。

才發現自己全身赤裸，又看看昏倒在地裸體的林木水，她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感覺上體會出自己未被奪去貞操，趕緊穿上衣服奪門而出。

在路上，她猜不出何以被林木水灌醉，又被脫光衣服全身赤裸，而未被佔便宜。

何以林木水赤裸躺在地上？

想到林木水，第一次見到男人赤裸的身體，她不覺臉紅了起來，耳朵發熱，混身好不自在。

「真是好險，差一點就被他污辱了！」她在心裡吶喊著。

七天後，林木水又到工廠來找她。

王玉芳本不想見他，但是他說：